

小說組  
第1名

## 永夜

牙醫學系四年級 江文慈

「世界總是沒有錯的，錯的是心靈的脆弱性。我們不能免除於世界的傷害，於是我們就要長期生著靈魂的病。」

—《蒙馬特遺書》

「噓！小心！」這是一個吸血鬼猖狂的年代。

\*

一直以來，他都認為自己是一個很平凡的人，只是，有件事始終令他不解。

在餐桌上，每個人總是顯得飢腸轆轆，雖然從小爸媽就不允許任何人在家庭成員到齊前先動筷子，但哥哥總是趁爸媽不注意時偷吃兩口，還不忘對他俏皮地眨眨眼，要他幫忙保密。相反的，若不是爸爸喊開動，他似乎可以一整天都不用吃飯，別人口中的酸甜苦辣他一樣也沒嚐過。不明所以，他的味蕾總是沉睡著，對於各種味道的刺激毫無該有的欣喜反應，粗茶淡飯與山珍海味，對他而言只是擺盤顏色的不同而已。

憶及孩童時期的自己，好像也不曾因飢餓而哭鬧，遑論因美食而滿足。不知打哪兒聽來的，壞掉的時鐘一天也能準兩次，但出了差錯的胃口，卻始終找不到正常的時刻，彷彿連一點點心動的巧合，都被無情的沒收了。如果香味關乎嗅覺，而可口關乎味覺，那麼自己是否同時遺失了這兩樣感官呢？疑惑、沮喪、消沉，最近他總是在用餐時間被這些感覺包圍，而凌駕於這些情緒之上的，是父母毫無所覺的、相同於以往的關懷，而哥哥也和以前一樣，照常餐桌上和大家分享一天的趣事。

看來應該沒有問題吧！反正這樣的日子都過了二十年了，也不會影響生活啊！是我太大驚小怪了呢！他如此安慰著自己。

\*

於是，他把這小小的不如意，當成溫順性格及規律生活下必然的副作用。

然而，就在那個晚上，假裝著一切安好、控制得波紋不興的心湖，隨著一個正中紅心的石塊，漣漪一圈一圈強勢地往外擴散，擾得他愕然徬徨。

\*

遇上道路施工，不得已只好繞路回家，有別於平常那條人聲鼎沸的大馬路，僻靜的林間小路似乎總帶著一絲神秘與警戒，好像隨時會有東西從樹叢裡竄出來似的。正當他快步通過，想盡早擺脫沒來由的緊張時，一股不在記憶裡的鮮味撲鼻而來，初時是一縷濃香鑽入鼻腔，而後沿著神經竄入大腦，滲入血液滑

過全身，彷彿電流般甦醒了每一個細胞。像救世主的誕生，嗅覺第一次降臨在他身上，他用力地享受著前所未有的芬芳，脈搏不受控制地鼓動著，每一條血管都逐漸的興奮膨脹，還沒來得及思考這不尋常的反應，他的雙腳已經自動朝著興奮的源頭前進。

啊！是一個…人？

靠臥在樹幹後頭的，是一個萎靡虛弱的身軀，半邊臉被一頂大草帽遮住，剩下的半邊埋進左邊肩窩，從側面可見喉結上下滾動，好像不斷地吞嚥著什麼。察覺有人靠近，那人慢慢抬起頭，左肩上浮現一個鮮紅的齒痕。

哎呀！這人流血了？他驚訝地愣在原地，隨即發覺自己驚訝的，竟是那汨汨而出的鮮血所帶來的震撼喜悅。

像幽暗冥河裡乍見點點星光，像廣闊沙漠中乍逢一池甘泉，他雖然不懂自己為什麼如此渴望那鮮紅色的液體，但仍然不由自主地張嘴湊近。久旱甘霖，直衝天際的香醇在體內叫囂著狂喜，胃腸彷彿在這一刻同時甦醒，咕嚕咕嚕地叫著，渴求更多的養分。不知過了多久，隨著鮮血一點一滴的吸入，滿足感上升的趨勢漸緩，被混亂翻攪的理智重新聚集，他像察覺失態似的驀然鬆口，抬頭對上那人的雙眼。

不可思議地，那人掛著一抹會心的笑，眼神欣慰卻又帶著一絲惋惜和憐憫。那是一種疼惜受傷動物的表情，但受傷的明明是他自己不是嗎？簡直是豈有此理！

「傻子…有天你會懂得…」像長輩的諄諄教誨，那人發出微弱的聲音，打斷了他即將出口的質疑，大草帽下的臉透著期盼和同情。

一陣顫慄倏然竄過，明明是那麼柔和的神情，可他卻一刻也受不了，那一副了然卻又莫名其妙的預言，像極了半仙招搖撞騙的手法，可又像神的旨諭般看透一切。他慌亂地起身拔腿狂奔，把不願承認的惱怒拋在身後，大口喘著氣，渴望就此吐出剛剛下肚的溫熱，吐出隨之而來的驚懼和疑惑。事有蹊蹺，該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但他怕的正是弄清楚整件事，雖然腦子混亂不堪，可那隱隱然躁動著的強烈不安，正拍著胸脯斷言著黑暗與邪惡。

他只能不斷地跑著，仰著臉跑著，任焦慮的汗水蒸發在彷彿停滯了的空氣中。

\*

那晚之後，蒙頭蓋面的認知逐漸崩解，驅使著膽怯又渴望的未知逐漸成形。

莫名的惱怒和排斥感消退後，他開始納悶著：太奇怪了！那人是誰？我怎麼會有那種反應？他疑惑著那天所有的一切，直覺卻又告訴他深究下去只會招來不祥，也或許，自視覺充塞鮮紅的那刻起，自己已是個不祥之人。他杜絕任何的資訊，即使心中早有個底，卻遲遲不願承認，像插管維持生命的絕症患者，明知大限已到，卻為了最低限度的本能而掙扎著。不知者無罪，駝鳥心態成功安撫了表層一部份的思緒，反正鮮少有人會下探至如此深度，自己終有一天也

能慢慢淡忘吧！

即使那回憶又濕又燙，感性衝動，一如燒開的滾水。

表面上，他仍然是一個柔順的好孩子，雖然比以前更加陰沉寡言，但身邊的人都把這樣些微的轉變，視為後青春期變相的孤僻，那種不哭不鬧，不會帶給人一絲困擾，卻也讓人猜不透的安靜。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一股不願承認的渴望和憧憬正慢慢地甦醒，在體內衝擊著自己的靈魂。

對抗無時無刻鑽蝕著自己的慾望，他木然地嚼著餐桌上的佳餚，卻怎麼也無法出聲附和其他人讚賞的美味。麻木的嗅覺出賣了他的表情，即使不斷地說服自己那只是個意外，但在那頂大草帽的陰影下，血液特有的腥濃甜香彷彿生了根似的，緊攫著自己的中樞，連帶著綁架了一切的感官和情緒。

不行，再這樣下去會露出馬腳的。沒想過別人知道了會怎麼樣，總之，千萬不能被發現。

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堅強的人，只是這樣的命運迫使他與堅強相依為命。為了保護脆弱的堅強，他慢慢地學會微笑接受別人眼中的美食，學會適時地展現飢餓，學會在用餐時間表演興奮與貪婪。他用誇大的情緒掩飾自己的與眾不同，然後在夜深人靜時，蜷縮著、顫抖著，大口大口地嘔出強嚥下的委屈。

若想成熟，就得經得起寂寞，但令人難受的，是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成長，或者只是在受苦，因為真實的自己…噢不，那個噬血的人不是我，我吃的是跟大家一樣的、正常的食物！他如此欺瞞著自己。

\*

「驚傳吸血鬼現身校園！」報紙頭版上斗大駭人的標題，尤其是那三個字，那三個他一直不願去碰觸的字，像夜市的飛鏢一樣，咻的一聲射進腦海，嵌進大腦中央，鏢尾顛巍巍地抖起一身的雞皮疙瘩。長久以來壓抑著不去探究的意志，在那三個字前蕩然無存，他咬著牙將視線聚焦在文字上，冷汗已不自覺地淌滿雙頰。

「兩名高中學生放學後留在教室，姿勢怪異地把頭靠在對方的肩窩，被偶然經過的警衛看見，才發現他們正互相吸食著對方的鮮血，警衛英勇地用電擊棒將他們擊昏，隨即報警求援，將兩名邪惡的吸血鬼繩之以法。」一段文字後是一張眼部塗黑的當事人照片，兩人被銬在警局，身上都穿著學校制服，校名也做了馬賽克處理，其中一人的嘴角緊繃，顯得倔強而不甘，另一人鼻頭泛紅，顯然哭了多時。

沒來由地，他對於報導中的文字和語氣一陣反感，卻在看到照片時湧起一股強烈的違和感。閉上眼，讓文字過濾在思緒之外，兩名學生的影像逐漸清晰，他瞬間明白問題出在哪裡了。

如果單純以照片來說，誰能想的到兩個青澀的少年竟是可怕的吸血鬼？的確，訪問過他們周遭的親友，沒一個不這麼說，還約好似地同時搭配著震驚的表情效果。誤交損友、步入歧途等言論接二連三的出現，語氣不忘夾帶大量的

同情和惋惜，他幾乎能看見那些人說話的生動嘴臉，一陣噁心反胃攪得他頭暈目眩。

「很骯髒對吧？好好的東西不吃，偏要吸血，這些噁心的下流東西越來越多，你在外頭也要小心一些才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母親來到身邊，誤會了他不經意流露出的反感。

「媽，他們會怎麼樣？」壓抑著內心的緊張，他讓自己表現出嫌惡的樣子，這一刻他體會了金馬影帝的辛酸。

「有悔意還好說，如果執迷不悟，恐怕會被關進牢裡吧！」母親無所謂的聳聳肩。

「前陣子還有一群在國會外頭靜坐，說是爭什麼紅色平權，最後也都被抓起來了。」父親也出現了。

「可笑的是，裡頭竟然也有像我們這樣的純人類，真是不懂為什麼要為了那種噁心的傢伙賠上自己的前程。」母親皺起眉頭。

「大部分是年輕人吧！唉！涉世未深的，也不想先人創業維艱，要是讓那東西繁衍下去那還得了！」父親的憤慨之情溢於言表。

他愣愣地站在原地，一瞬間整個人都被抽空似的，父母親滔滔不絕、直言不諱，卻像拐了彎罵人一樣，繞過他的身體，重擊毫無防備的後腦勺。現在該選擇什麼樣的情緒掛在臉上比較穩妥呢？一輕鬆的揚起一邊眉毛，無可無不可地歪一下腦袋，配上大動作的手勢，然後大嘆一聲，最後搖搖頭走開—或許是個完美的演出，但此刻的他卻沒有心情掩飾，沒有心情維持一直以來的好孩子形象，他勉強從喉嚨底部發出悶哼，一句話也沒說，飄飄蕩蕩地走回房間。

房門關上的剎那，他頹然靠著牆壁，任由身軀慢慢滑落。緊閉雙唇，他知道自己若將咬緊的牙關鬆開，哀傷激盪出的哭嚎便會奪竄而出，將他的世界吞沒，將每一個人的世界吞沒。

「…沒有悔意…執迷不悟…噁心…要是讓那東西繁衍下去…」

可是你們知道嗎？我就是吸血鬼啊！我就是你們說的噁心的傢伙啊！他在心中不停地吶喊。

是什麼讓溫和的父親如此憤怒？是什麼讓儒雅的母親如此嫌棄？是那兩個被抓到的少年嗎？還是我嗎？我很噁心嗎？揮之不去又沒有出口的情緒，在內心不斷地撞擊，像他小時候最喜歡的旋轉木馬，但色彩鮮艷的小馬如今卻成了憤怒、委屈、悲傷、恐懼，在眼前不停地轉啊轉。他感到暈頭轉向，但他不敢離開這些浮木般的依附，似乎只要稍稍鬆懈，自己就會跌下馬，被不斷旋轉著的情緒撞擊、踐踏，最後沉入海底，窒息，僵硬。

如果想哭，就抬起頭，他咬著牙愚昧地堅信著，只要眼淚沒有流下來，自己就還是個完整的人，自己就還是個沒有犯錯的乖兒子，他們也還是深愛著自己、真心為自己感到驕傲的爸媽。

\*

總之，他依然挺過來了，如同暴雨後的殘枝，孤單而強韌地挺過來了。

只是，他總是匆匆地向父母兄長道早安，總是低著頭回應他們的關懷，總是在放學後留校自習到深夜，他再也無法在這個家裡、在家人面前感到自在，只要和他們對上眼，就會想到他們無意中打在身上、刺進心臟的一字一句，分明那麼不願回想，卻總是無法忘記。

他接受了自己就是人們眼中可怕的吸血鬼，自從他不受控制地撲向那頂大草帽時，他就應該知道了吧，只是像個孩子般蹲在暗處，以為這樣就是安全的，以為這樣自己就還是純真無邪的。

可是，現在的自己難道就是邪惡的嗎？除了喜歡的食物與所謂「正常人」大不相同，而攝食的方式又略顯粗暴，然而扣除這一小部分，剩餘的他還是個人類啊！況且他也沒有傷害任何人的意思啊！上課偶爾遲到、在運動場上揮汗奔馳、洗澡前呼喚隊友打一場電玩，這些習慣依舊沒有改變，他仍然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大學生啊！是不是只要冠上那三個字，所有的人性都會跟著消失殆盡，生而為人的權利就被剝奪了呢？

他頭一次認為自己也許是個憤世嫉俗的人，以往慣於平淡冷靜地去面對所謂的誤解與不公，但這次卻考驗著他對自我價值的堅持與信任，就像自我調節的生理機制一樣，餓了才會燃燒脂肪，渴了才會濃縮尿液，在強敵環伺的困境中，動物才會想辦法生存。

然而諷刺的是，他最大的敵人正是自己。

\*

尋求認同的渴望打敗了軟弱的逃避，他開始小心翼翼地網路上、在文獻裡找尋這方面的資訊。他發現像他這種人從古至今都有，只是在相對開放民主的現代，才慢慢為人所知；他了解了自已為什麼唯獨對那晚樹叢裡的人血有興趣，因為像他們這種人是不會侵犯純人類的，而且不具有傳染性，雖然是天生的，卻和遺傳沒有直接的關係；至於要如何分辨「同類」呢？在第一次吸血之後，自然會對周遭一樣的人有某種特殊的感應，可能是嗅覺，也可能是那種吸引著全身，像靜電般的反應吧他想；他也意外地發現，在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中，法律竟然明確地保障他們的人權，允許他們在公開場合中攝食，並設立了許多輔導單位，幫助他們了解自己。隨手點開一則相關的有聲報導，影片裡一大群人圍成圈跳著舞，兩個人站在中間，慢慢地將頭靠向對方的肩窩，在接觸的剎那，周圍的人群歡聲雷動的鼓譟著，彷彿新郎親吻新娘般，神聖而值得紀念。

影片不長，早播完了，他呆呆地望著黑屏，直到發現自己被眼淚和鼻涕堵得無法呼吸。嚮往於受到眾人祝福的天性，又對於自身的渺小感到哀戚，他苦笑著任淚水自臉龐滑落。

他在這樣客觀的細語裡看見了微微的曙光，但他沒有忘記在主觀的咆哮中震顫著的神經，曙光只在早晨出現，而神經總不時地抽痛著。

\*

在這樣的桎梏中，他能為自己喜歡的事所做的，就是努力地不去喜歡。

就像盲目地帶公式一樣，他在大時代的方程式裡，半強迫地填入別人眼中正常的東西，只要等號右邊是乾淨俐落、又能獲得贊同的正確答案，他好像也能有那麼一點點博得認可的安心。在這個目前還是不被接受、甚至遭受強烈反對的圈子裡，他靜靜地看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著有人搖旗吶喊，有人靜坐示威，想著爸媽的排斥和鄙夷，任由各種臉孔在身體裡不斷替換，最後還是戴著厚厚的面具，消極地侷限於自我肯定與否定的邊緣。

血液對他而言，不僅僅是一種肉體上的需要，而是徹底解放靈魂慾望，撐起整個人格的基礎。但他沒有辦法效忠自己內心深處的呼喚，他無法想像兩個不被世俗所接受的人，為了滿足一己之私，而用這麼卑鄙的方式傷害身邊的至親。好幾次看見哥哥疑惑的表情，他幾乎忍不住向哥哥傾訴，但他又怕心底的祕密就此洩漏，雖然哥哥一直都很照顧自己，但他承受不起那萬分之一的風險。

並非不相信別人，而是不相信自己，他不相信自己能在這樣的環境裡被接納。從疑惑到焦慮，再從沮喪到接受，就像癌末患者一樣，被現實逼得向命運低頭。無從欺騙自己，卻也無力改變別人，也許自己還不如一個病患，沒有家人的支持，沒有親友來探病，最重要的是，不能讓任何人知道自己有病。

\*

面對自己的渺小，他遊走在怯懦和武裝之間。

漸漸地，他完全失去了吃東西的滿足感，他無法對任何食物提起興趣，吃飯就只是一項例行公事，為了符合父母親的期待，為了在大家面前表現「正常」。他很少像以前一樣縮著身子發抖，也不再因為委屈而哭泣，說是習慣了吧，可又常常夢見自己克制不住地爆發，家人驚愕又失望的表情，朋友刻意疏遠的動作，然後在一陣毒打謾罵中驚醒。

每當走在路上，他只能由著那種鮮甜的香味擦過鼻尖，頂多回頭多看一眼，若正好接上對方的目光，唯一的選擇是轉身加速離開，否則，他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能忍住那漫溢的慾望。若遇上有潛力、自己卻還不知情的人，避而遠之對他來說簡單的多——有些權利註定先天就被剝奪，沒理由要另一個人也經歷這些，希望他們永遠停留在單純的階段——他擅長的，正是這種缺乏病識感的溫柔體貼。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教室裡，那可就痛苦了，他幾乎沒有辦法讓自己好好坐在椅子上，更別說認真上課了。像染上毒癮似的，那頂大草帽不時地在眼前搖晃，即使自那次意外以來，他都沒有再碰觸血液，但只要一個不留神，那殘餘在記憶裡的美好，就會勾出一身的麻癢，一次比一次難受。

\*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哥哥終於察覺了他的焦躁，在一個爸媽遠行的夜晚，走進他的房間席地而坐，擔憂而執拗地詢問這一切。初時他仍倔強地逞強，拚死保護著自己，後來是這樣的一句話——「不管你發生什麼事，就算全世界都不

相信你了，我還是剩下的那個唯一會相信你的人啊！」——讓他徹底崩潰了。

他嚎啕大哭了一場，斷斷續續地述說這陣子的種種，一面深呼吸止住抽噎，一面偷偷觀察著哥哥的表情。到了這個不得不揭發的地步，他仍然深怕哥哥忍不住驚慌地逃開，甚至一個突然的、細微的顫抖，都能深深刺進心底，搗爛脆弱的堅強。支撐他講完全程的，除了對兄長孤注一擲的信任，更多的是一股再不說就要窒息的壓迫感。

小心翼翼地瞥著哥哥，他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只能低著頭等待審判的降臨。一分鐘猶如一輩子，出乎意料地，哥哥什麼話也沒說，只是張開雙臂，深深地將他摟進懷裡。這一刻，他感到這些日子來的辛酸和艱苦，一瞬間全都瓦解了，彷彿凍僵緊繃的身軀乍然被一池溫水包圍，一放鬆，他哭得像個小孩。

「你怎麼現在才告訴我…」一向開朗陽光的哥哥竟然語帶哽咽，他更加感動的泣不成聲。

\*

讓人如此堅強的，除了懷抱著的希望，還有承受過的悲傷。

在哥哥的安撫和開導下，他覺得僵硬的心似乎慢慢變得柔軟了，黑暗的視野盡頭，出現明朗的曙光，神經抽痛也逐漸麻痺。雖然胸口正中央依然插著一根刺，那根由父母親嘴裡吐出的刺，但他努力忽略，不去挑撥，痛楚也就不那麼鋒利了。

他亦步亦趨地跟在哥哥身後，像小時候一起走路上學，哥哥總是在前方保護著自己。首先是主張紅色平權的地下樂團，接著是一場非公開的人權演說，還有相關團體舉辦的說明會，哥哥拉著他參加各種講座和活動，內容不乏記錄片、經驗分享、精神喊話等等。他訝異於哥哥對這方面的接受與熟稔，印象中他一直是個好動直率的大男孩，臉上總是帶著笑容，鮮少談論社會議題，更不曾強勢地主導什麼。

對於這樣的疑問，哥哥只是笑笑地說：「你也該長大了！要學著保護自己、捍衛自己的權力！很多人比我積極，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有那麼一瞬間，他對那個一直被困在悲傷裡的自己感到慚愧與厭惡。

努力邁開步伐，踏進這片不曾接觸的領域，他有種重新認識自己的感覺，彷彿他探索的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透過外在世界去瀏覽自己的內心。他認識了一些友善的純人類，也在大大小小的活動中更加了解彼此，但對於結交同類朋友，他仍然卻步，擔心自己無法自拔，害怕再往前踏一步，就再也回不去了。

然而，能回哪兒去呢…？

\*

像他這樣的人，不論處在什麼樣的情況，總是能把自己困在不上不下、自以為安全的過渡地帶。唯一擺脫尷尬處境的方法，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等待，上一次拯救他的是哥哥，這一次，是Q。

紅色平權論壇，一個對他來說全新卻不陌生的領域，許多的故事與對話、

心酸與歡笑，透過一樣的字體、一樣的格式，在網站上載浮載沉。在這裡，多的是和他一樣的人，初接觸時的猶豫和躊躇，如今立刻被前所未有的歸屬感驅逐得一乾二淨。即使大多時候，他都只是靜靜地看著其他人的對話，但他的視線彷彿可以穿透那些無聲的話語，窺見一雙雙在鍵盤上不斷敲擊的、賦予文字溫度與力量的手。每天，他開始期待著深夜的電腦螢幕，就像晚間十一點才營業的場所，只不過徜徉其中而雀躍不已的，是他的靈魂。

「我們…是一樣的吧？」記得和 Q 的對話框裡，第一句是這樣開始的。不同於「嗨！你好！」這類制式的搭訕，Q 的文字細細地搓成一條柔中帶剛的繩索，不偏不倚地套在他的肋骨上，每晚，Q 輕扯著牽繩，引的他心甘情願地慢慢靠近。

Q 出現得恰到好處，在他的眼睛被刺眼的光照得迷濛時，湊巧掌握了靠近的最佳時機。他們分享著生活中的大小事，也暢談著孤單的心事，雖然看不到對方，但在一來一往的文字間，他彷彿看見了一個理性與感性兼具的個體，帶著一副知性的黑框眼鏡，有時強硬地表達立場，有時又溫柔地縫合脆弱，每每在他找不到適當用詞形容情緒的時候，Q 的文字就會輕撫著他的背，讓他咳出腦中的混亂。

他感謝哥哥領著他到另一個新的境地，但他更感謝 Q，是 Q 讓自己真心的微笑，是 Q 讓自己不害怕流淚，在 Q 面前，他擁抱著一份真切的歸屬感，也深深擁抱著自己。這幾夜，他不再夢到那頂大草帽，取而代之的，是 Q 臉上的黑框眼鏡。

「如果我們想要做的，不是長輩所控制的樣子，不是社會所規定的樣子，我們就得勇敢的站出來，溫柔而堅強地推翻這個世界。」Q 的語氣總是這麼讓人放心，「所以，可以讓我見見你嗎？」

溫柔而堅強地…溫柔而堅強地…他腦中迴響著這幾個字。

在意識重返之後，他呆呆地看著自己剛剛發送的訊息—「好。」

\*

柳暗花明後乍現的曙光，究竟能不能照耀著自己呢？

遠遠地，他就聞到一股濃郁的香味。Q 雖然沒有戴著想像中的黑框眼鏡，但剛勁又不失柔和的身體線條，配上沒有一絲鬍渣的臉，整個人果然散發著清新的氣質，但在皮肉底下奔流著的血液，卻帶著濃烈的狂野，誘惑力十足地向他逼近。

感覺不到一絲緊張，Q 大方地遞出右手，淡淡地笑著：「我是 Q。」標準的男低音。

他猶豫了一秒鐘，輕輕握了一下 Q 的手，顯得有些不知所措。

Q 似乎被他的慌亂逗樂了，優雅地揚起嘴角，雙手插進休閒褲的口袋裡，轉身走了幾步，回頭示意他跟上。

他有點惱羞，覺得自己像一個初戀的女孩似的，被一個經驗老到的型男耍著玩。然而，他的緊張不全然來自認識「同類」，大多反而是為了抵抗生理反應



而起，畢竟他是一個注重內涵的人，而在這幾日與 Q 的交談中，他承認自己對 Q 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好感，也因此 Q 的味道才會如此致命地吸引著他。話說回來，Q 難道對自己的脈搏一點都不心動嗎？

還沒來得及理清千頭萬緒，前面的 Q 停下了腳步，轉身面向自己，臉上依然掛著笑容。他抬頭看看四周，這才發現不知道走了多久，他們已經遠離塵囂，置身一片深林裡。

沒來由地，大草帽的陰影倏然從眼前晃過，他微微皺眉，往後退了半步。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的靈魂怎麼了？」Q 突然開口，臉上的笑容消失了，「我們活著是為了什麼？」聲音低沉，他不確定 Q 是不是真的在說話。

像每天晚上的心靈時間，他熟悉於這樣的語氣，因此放心地垮下肩膀，「為了…就為了活下去吧…」他輕聲應著。

「嗯。」Q 只悶悶地發出一個單音。

沉默慢慢地籠罩著兩人，他覺得自己快要喘不過氣來。忘了是他先看向 Q，或是 Q 的眼神無形中勾引著他，當他對上 Q 那滿溢著悲傷的雙眸，他彷彿從那對眼瞳的反射裡，看見了一個身影，那輪廓看起來像極了他自己，卻帶著一頂突兀的大草帽……

他再也忍不住了！

一個跨步上前，他第一次任性地順從自己的本能，拋開一切地為自己的渴望而勇敢。他咬開了 Q 的皮肉，咬開了父母的期盼，咬開了自己的糾結。新鮮而清澈的血液，沖刷著生鏽的食道，滋潤了乾涸的腸胃，回憶與現實重疊，他像第一次彎身在那頂大草帽底下般，盡情地、無憂無慮地體會著靈肉合一的快感。

突然，因興奮而劇烈跳動的心臟漏了一拍，在這個血液停止流動的空檔裡，左肩赫然傳來一陣刺痛，隱約感受到兩片溫軟的唇瓣貼著傷口，是 Q。

就是說嘛！這樣才對啊！感動和驕傲湧上心頭，他知道自己正被迫切地需索著，一如他認定了生命伴侶般吸吮著 Q。在夕陽下，兩個人影交疊成詭異而美麗的剪影，在這一刻，他們不再探討為了什麼而活著，不再矇起對方的眼睛欺騙自己，他們是花和蝴蝶，蝴蝶因花而雀躍，花也因蝴蝶而繽紛。

如同高潮和射精無法區辨先後，他在滿足的同時，流下了兩行淚水。Q 遠比了解他、引領他、開導他還更有意義，如果說，大草帽下的鮮血是一切的開端，那麼 Q 的血就是巔峰，是超越了深淵、荒涼、失落與難堪的巔峰，站在這樣的巔峰上望出去的，是追求、實現、珍貴與不凡。視野越高，心則寬，而所有的差異也因此顯得細微，他在代表著歡愉的紅色光芒裡，看見了自己的立足點，看見了相伴身旁的 Q，看見了無數的同類和純人類。

與自我價值偶然相逢的剎那，他看見了每一個生命的慈悲。

\*

這次，他沒有逃開。

「我們，都不是第一次吧？」他難得先開口。

「嗯，雖然我的第一次很奇怪，怎麼也想不通。」Q 聳聳肩，他的笑容又回來了。

在那樣的笑容裡，他明白 Q 的遭遇必定和自己相去不遠，懵懂地被自己的慾望拉進另一個世界，膠著於苦澀和哀痛裡，獨自與灼熱的體貼拉扯，然後被烙上不屬於自己的道德傷痕。

突然間，他心疼起 Q 的笑容，一如他心疼著自己的過去。當初因過度曝光而短暫消失的疑惑，如今又一股腦兒的淹沒了他——為什麼我們不能理所當然地享用鮮血？為什麼我們的笑總是帶著無奈？為什麼我們要在城市的光影裡偽裝著自己？愛己所愛成了奢侈的行為，就算如此小心翼翼，在整個時代的定義裡，依然為人所不齒嗎？

「啪！」一個輕脆的聲音把他拉回現實，Q 用兩指拈起被打死的蚊子，隨手甩在地上。

那聲音不大，卻引起了腦內的共鳴，嗡嗡地打斷了他的思緒，「嚓」一聲切斷了光明的來源。目睹這一幕，他像決定了什麼似的，嘴角詭異地慢慢上揚，在這一秒鐘，在他二十年的生命裡，他頭一次明確地知道自己的目标，頭一次眼神堅定地望著另一個人。

Q 察覺了他的異樣，但似乎震懾於這不尋常的氣勢而沒有開口，平靜而疑惑。

「嗯，沒有用的，跟蚊子一樣。」他輕輕拍了拍 Q 的肩膀，隨即邁步向前。

「什麼意思？」Q 的語調透著一絲擔憂。

「傻子，有天你會懂得。」與 Q 擦肩而過時，他喃喃地這麼說，一半對著 Q，一半對著自己。

\*

與 Q 分別時，他沒有說再見。

當然，他沒有多餘的勇氣回到家裡，也沒有任何理由給哥哥一通電話，因為他全部的心力，都專注於即將發生的事情上。

他並不覺得自己思慮不周，相反的，他認為自己掙脫了所有的牽扯，無論理性還是感性；他不覺得自己幼稚愚昧，相反的，他認為自己的成熟已經越過了可以評價的範圍；他不覺得自己自私懦弱，相反的，他到死都謹守著體貼和謙遜。

的確，把他逼上絕境的，正是他一身潔白無瑕的美德，這樣的美德總生著倒刺，一不留神，就把自己扎的體無完膚。而這樣的念頭又是何時發跡的呢？或許是看著每一篇負面報導的悲傷，或許是遭受至親無意中猛烈抨擊的哀痛，或許是壓抑著自己、深怕被發現的膽顫，或許是歡愉過後，對自己和家人的內疚，以及整個時代的不滿與怨恨。

其實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討人厭的蚊子永遠都沒有存在的理由，在 Q 拍

死蚊子的那一刻，他覺得遭受背叛，他覺得自己剛剛鮮艷起來的世界，倏然墮回黑夜，而自己千辛萬苦築起來的希望，也在那一瞬間全被拍碎了。

\*

信步而行，沒想到竟然來到事件最初的發生地。

「傻子…有天你會懂得…」那頂大草帽下的聲音言猶在耳。

他低下頭，盯著自己的肩窩，那裡還留著一個明顯的齒痕，Q 的齒痕。他對準那個齒痕，深深地咬了下去。

漸漸地，他四肢乏力，頹然坐倒。沒有人告訴他這種方法，但他知道自己的精力正一點一滴的流失，他知道自己二十年的生命即將在此結束。

他用盡力氣地吸著，吸著，吸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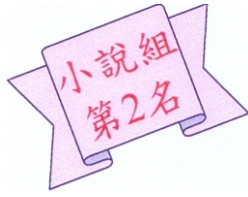
最後，當他再也無力吸吮時，他勉強抬起頭，眷戀地看了最後一眼。這一眼，他不見父母的臉，也不見哥哥的笑。

他看見了 Q，而且，Q 也戴著一頂大草帽。

\*

「噓！小心！」這是一個吸血鬼猖狂的年代。

然而，誰該小心？



## 診間夢迴

醫學系七年級 翁梓華

再低的塵埃、再骯髒的土地，也能開出豔麗的花朵。

「嗶—」又是那聲奪人魂魄的聲音，自深黑色長廊的那端響起，一夜的值班薇華實在累了，卻不得不踩著孱弱的步伐，奔向已停了心跳的觀察床病人，彷彿在沙漠中行走，永遠也尋不著那歇憩的綠洲。

深呼吸，不能被打敗，薇華內心暗自的鼓勵著，病人的生命跡象實在很差，血氧濃度過低，嘴唇發紫，心電圖已是筆直的一條，血壓驟降，呼吸也成了極不規則的起伏。病人是個中年男性，六十五歲，有糖尿病史、高血壓，中風三次，曾經放了兩支心臟支架，前天車禍被送進來，已是無生命跡象，好不容易救了回來，卻是重度昏迷。

「大概撐不過今晚吧！」薇華微微的嘆息，病人的情況實在太糟，失血過多，身體過於虛弱，又有糖尿病高血壓，實在無法接受第二次的大手術，死馬當活馬醫，一陣忙亂，架好心臟電擊器、儲電、電擊！中年男子身體劇烈顫動，心電圖隨同奮力振盪一下，仍是平平無起色。增高電壓、儲電，再電擊！更猛烈的跳動，心跳卻依然沒有回來，一條生命就在大家手中，誰也沒打算放開，憑著所學，替病人和死神較量，但生命就是如此，越想抓它，它溜得越快。一劑強心針打了下去、再電擊！看著病人蠟黃而凹陷的軀體，實在撐不住急診的折騰，一個軀體插滿十數種粗細不一的生命偵測器和維生管。橘黃的燈光給染了血的床墊噴上灰撲撲的慘紅色，淒長的嗶嗶聲音漸小，生命的離去如此輕易，冷到薇華心裡去。

今夜真忙，急診室到觀察床的長廊漆黑一片，扶著牆拖著碎散的步音，回到值班室，漫著一股藥味，桌上殘著還沒吃完的奶油麵包和半杯喝剩的咖啡，斑駁的壁上掛著一只刻著「華佗再世」的鐘，輕輕敲了銅錘四下，點醒薇華已是隔天早上四點，實在累得難受，身體高燒像是焚風、心悸像是雷擊，擅長帶給病人健康的人，總沒能守住自己的健康，看著手記本，除了密密麻麻的班表，更醒目，是自己圈點上的紅圈圈，一圈一圈圈著腹內第二個胎兒成長的歲月。也不知是咖啡太濃還是懷孕作祟，薇華嘔出酸酸的汁液，再無睡意，薇華吃力的傾身取下架上厚厚一疊未完成的病歷，想著今晚病房中發生的周折，該當驚心動魄的，都化為平淡文字，寫著，合上病歷，在封面壓上赫赫紅色「在院死亡」的戳章，就此別過這樣累死人的值班夜。

筆聲沙沙，更顯出夜的曠寂，透過值班室唯一的窗，窗上鐵柵欄，橫得一稜一稜，視野碎裂著，想著兒子那幼小圓臉的可愛可親，想著自己的過往，薇華迷惘了，喉頭已哽咽，淚水無聲滑落。

該是初中的年紀，正月十五元宵夜，天氣仍是徹骨的奇寒，薇華在外婆家過年，往火盆裡添上幾塊炭，一陣急促鈴聲破空而來，薇華內心忖度著，卻不知為

何，內心有陣恐慌湧升，對了對牆上的鐘，該是父親下班的時刻，記得父親總會在出礦坑的時候從公司掛電話到家，是爸爸的電話？但怎麼今日聽來是如此的驚心動魄？年節煤炭需求更盛，為了一家生計和年節才有的加班費，父親不得不捨棄年節的安逸，繼續做那「地下工作人員」。在前一年，父親的肺臟才因罹患矽肺病而割掉一葉，吃了好一陣子藥，身體狀況仍不如前常常喘喘咳咳的，但只要能站著，父親從不閒著，早上七點又匆匆前往三峽插角里的利豐煤礦場，他總說：要是出去是死一個，要是不出去，家裡一大群，是死一家子……。父親的日子總是這樣過，普通人的日子，白天接黑夜；但對父親而言，日子卻是無止境的黑夜接黑夜，太陽似乎不屬於他的。阿！都是為了那幾個碎銀子，薇華咬著牙，卻莫可奈何。

母親接起電話，那皺縮的眉頭收得更緊；聲音越講越沉，掛上電話，薇華不用說也明白，匆匆收了收行李，搭不起計程車，只能等著一天晚班的公車，速速前往三峽。

北島本就是個易下雨的地方，那冬夜的雨，聽來就冷，在一片漆黑的環境裡，坑外軌道旁停滿了救護車，無助的家屬，站了一排，更多的是些圍觀者和記者。

「早說嘛…這個坑道遲早會出事的」一位旁觀者淡淡的說，但殊不知這個三峽插角里的利豐煤礦場已是台灣所有礦坑中現代化、安全性都是前幾名的。

「定是開挖礦坑觸怒了山神，降災於民」竟有人說風涼話！可曾知道，若非為了生計，誰想擔當這份職業，拿生命與天對賭？薇華啞然無語。

「做礦工真的很辛苦，不知道這次又是多少條人命？」總算有些良心，哭天喊地的家屬、破空而來的警鈴、搶救人員搶進搶出，一一入了攝影記者的鏡頭，但然後呢？數天後不仍是忘了？究竟死亡是命運的劫數？還是僥倖存活者才是生命更大的劫數？薇華思忖著。

終於，父親也出來了，但是是被擔架抬著出來，焦黑的身子，若非掛著的名牌，實在認不出父親，冰涼的面孔早已沒了氣息，薇華沒有落淚，落淚又有誰能相助？心靈上受到極大震撼。

倒下的礦工出坑後，第一件事就是幫他們洗澡，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這是還給倒下礦工原本的面目，薇華卻覺得彷彿有著另一種儀式的意味，是洗塵、是走過一段險路後的消災去厄、是一種重生？

為父親洗澡，須先剝除身上的裝備，雖然礦工常是一絲不掛，但鋼盔、探照燈總是有的，剝到剩下手錶，薇華從父親的指縫中拉出一張皺縮得不能在皺縮的紙片，不，該說是相片，是煤礦的油汙讓上面的膠膜脫去才成為一張紙，薇華像獵人般的搜索著，也許上面有甚麼隻字片語，是父親最後想傳達的意念。攤開看，赫然才發現是一幅全家的合照，原來這就是父親一直放在皮夾內的秘密！每天上工前父親總會從皮夾中取出這張泛黃紙片，細細審視一番，才去上工，猶記他總說這是他的動力來源，還以為是什麼寶貝，真是的……。薇華再也忍不住，放聲痛哭，哭聲響徹這個慘淡的元宵夜。

數個年頭，薇華考取醫學系，這日照往常在醫院旁的公園散步，公園裡的清潔工剛掃走了落葉。順風而下的幾片黃葉，如此孤單地躺在地上，像極了薇華孤單地立於淒清的早晨。轉身在石椅上坐下，前面站了一個人，仔細一看才知是同班同學世傑，若非醫師袍上繡著世傑兩字，甚至不曉得他的姓名，捧了一懷枯葉走近，薇華一襲淡色碎花裙子，第一次和男性如此接近，沒有焦慮卻有幾分緊迫。

兩人初次見面，竟被彼此震住，只有一個字：驚。

在他看來，她是這般的頂天立地而脫俗！她的神情，幼稚又可憐，肚子裡的心事卻讓她正經而剛強；在她看來，他一身醫師袍，方正的臉上殘了幾許沒刮盡的鬍渣，一雙眼睛卻出奇有神。

他訴說他在幼時的趣事際遇，在她面前，他才如此分明有了他自己；她老老實實的聽著，老老實實的聽他演說，老老實實的回答他的提問。這還不夠，他急風似的一步就要走近她的具體生活中？

待暮色漸濃，蚊蚋漸起，她才急急告辭，還有一批圍巾等著她去織呢！

他執意送她；像怕她就此消逝。

兩人第一次見面，卻是這般的近。

夜深了。薇華還在燈下看書，手邊一邊織著圍巾，好趕在冷氣團來前替母親分擔些家計，但卻沒有看進一個字，倒是臉上燙得厲害，分手時，臉定是紅得更厲害。

那夜北斗七星無力地搖著尾巴，風吹得雲朵四處飛竄。薇華依靠在宿舍內小小窗口深深地沉思著，看漆黑的天空是否能尋著那牛郎織女？她戀愛了？

永遠記得進急診室的第一天，簡直如戰場，刻骨銘新的體會在心底。

一份燒餅油條夾蛋，襯上一杯豆漿，正打算坐在急診櫃台在上工前好好吃這在簡單不過的早餐，薇華暗想，十分鐘就好，怎知剛咬下第一口燒餅，豆漿都來不及喝一口就被救護車聲和學姐怡綦的斥喝聲打斷，驚慌之餘豆漿翻了一桌。

「學妹，救護車來了還不趕快去接病人！」怡綦喝到。

「來了來了！」心疼那未完的早餐和翻了一桌的豆漿。

衝到救護車前，第一天該有好表現，卻是連病人怎生接法也不知道，險些還和急忙推病床來的怡綦學姊撞個滿懷。「不要擋路」怡綦學姊斥喝。

「一、二、三」病人一聲驚呼，大夥默契十足的將病人移到病床上，單單除薇華愣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又不巧站在急診門口中央。「不要擋路！」怡綦學姐再度警告。

「學妹！！Vital sign 快！快！」怡綦學姐似乎失去了耐性。

「血壓計呢？學姐」「妳面前那臺不就是？」怒斥咆嘯接踵而來。

怎麼和上課用的如此迥異？錯綜複雜的線路，就像薇華的思緒糾纏成一坨，到底哪條該接在病人身上，哪條該接在電器上，薇華全然不知，想幫忙卻幫不上。

「不會用就不要擋路！」怡綦學姐下了最後通牒。

「學妹，血氧多少？」慌亂之下，更是顛三倒四，報錯數據一病人呼吸頻率

給怡綦學姐。「咦？」學姐一臉茫然，轉眼更是火冒三丈：「血壓？體溫呢？什麼？都沒量？算了算了，走開，我自己來就好，去推治療車，血糖機，我在這等妳，快去快回！」又被推開，乾脆不插手，讓學姊自己處理，從旁觀察，默默學習，但學姊動作實在太快，怎麼學得會？

一聲尖叫，一個病人在急診倒下、抽搐起來，怡綦學姐見狀，手邊工作草草了結，回頭大聲說：「學妹，那裡交給妳，等等我驗收！」怡綦學姐在治療車上取了鎮定劑衝到抽搐的病人前，乾淨俐落病人轉眼就躺下乖乖受學姊治療，短短十來分鐘，竟發生如此多事，薇華驚得呆了。

午休後，薇華學會乖乖站在一旁不要擋路，看著診間醫師一個人將各種儀器貼片一個個迅速貼在病人身體各處、取藥、打點滴，萬事一手包辦，薇華眼中，一群天使替病人和死神作生命的拉鋸戰，各個動作熟練而充滿自信，課堂上所學竟是一項也派不上用場……。

值班室，薇華手握著一疊厚厚的病歷，茫然的眼神中，更多的是無奈，一個深著短袖的男生搶走了病歷，一面問著病人的狀況，一面又認真的開始在病歷上謄上一行又一行文字，竟是世傑，怎麼會是他？薇華一臉狼狽，癡癡的看著，刻骨銘心。

世傑一面填著，一面耐心的教薇華：「到醫院前死亡不會有心跳、呼吸、血壓，頂多有體溫，所以你就劃一條槓就可以了，病史就問家屬，主訴最簡單，就是病人無生命徵像故入急診。」從機器的數據，世傑熟練的登錄所有資訊，血壓、血氧、血糖…，熟練的身手，宛如已經在醫院待了一年半載，薇華不禁目瞪口呆，同年畢業，怎麼差得如此一大截？看著世傑不斷的抄抄寫寫，薇華臉上帶著歉意的笑，內心卻暖洋洋的十分感動。

又是學姐的嘶吼：「學妹！！」簡直摧枯拉朽，薇華被嚇得心神搖盪，原本想問世傑怎麼會出現，硬生生吞了回去。

「去推超音波的機器來，順便去抓幾隻鎮定劑，快！」學姐叫到。

世傑從角落拉了一部不起眼灰色的儀器，推到我面前：「推進去吧！」又取了幾針鎮定劑放到薇華醫師袍的口袋，薇華急急忙忙衝了過去，遞了儀器，順便將填滿娟秀字跡的病歷，一併遞給學姐。

夜晚降臨，急診漸漸平靜下來，該是交班的時刻，心情沉澱許多，在世傑的陪伴下，薇華漸能上手，也逐漸明白醫院急診的生態就是如此：病人永遠沒有時間等妳，所以請把自己準備好！「只有病人斷命，沒有死神向病人屈服的道理！」，學姐也非故意，只是每個病人都需要被緊急處理，慢動作會打亂整個節奏。

要爭氣，薇華告訴自己。

共進晚餐，吃的不過是最簡單的魯肉飯，他們，分享著彼此的心事，交換著童年。

世傑的童年和少年是貧窮的。荒瘠的濱海土地，是他的家鄉，祖父幹的是種

田的世業，偶爾休耕順便兼些花農的差事，世傑祖父如此，他們村裡的人都如此，但這是耗水的行業，幾年來，地下水面越抽越低，土地越陷越深，良田成了旱地，旱地成了鹽化土地，不復能耕種，改成魚塢，卻因地處低窪，大雨一來，高貴的鰻魚，全成了鄰家的五臟廟祭品，無奈，也是存個溫飽。家中很窮，常為下鍋之米而焦慮，有時世傑聽到母親又用勺子刮著米缸底的礫礫聲，懂事的他，鎖性也就不回家，說是去外面耍一陣，從野外找食物充飢，麻雀、白頭翁、田鼠、螳螂蟋蟀、野雁、甚至伯勞鳥，各色野味他通通吃過，十足鄉下的孩子，能圖個溫飽，就該偷笑。可母親有時也會尋著他，喊他回去吃飯，卻是將留做明年種子的皇帝豆煮了，感激的看著母親，母親也就看的他吃，自己彷彿也津津有味。

這是怎樣的天倫之樂！苦中之樂！

正是這份鄉下的樸質與純真，世傑被塑造出無雙的人格氣節和無仍能出其右的快速適應環境與學習能力。

塵封的童年、少年，在薇華面前坦然抖落，絕不是窮，他的心靈是富裕的；絕不是社會中的弱勢，那是上天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作為！

薇華愛他，大概潛意識內也有一份對他的身世、他的家庭、他的童年的企羨及憐愛吧！

以後每隔一天，世傑就來看薇華一次。

他看似若無其事，她卻抑不住那份驚喜。

最後他不屈不撓，窮追不捨，她也終於管不住自己的心。

天天見面，天天有說不完的話。

有情人終成眷屬。

夜深沉，薇華憶著往事，彷彿寄住在舊夢裡，在舊夢中做著新的夢。

結婚兩人沒有盛大婚宴，不過擇了個地方法院公證，再到戶政事務所壓了印章，結婚，就算這樣敲定。婚後，也就沒有繼續窩在家中的藉口，兩人擇了間不過十坪大的斗室，開始攜手經營一生。

斗室是頂樓，家徒四壁，剛搬進去，除了四面牆及廁所外，屋內一無所有，春天梅雨季，窗外下著大雨、窗內下著小雨，幾個水桶接著叮叮咚咚滲漏的雨，品著劣等的茶、聽雨，未嘗不是件享受；夏季悶熱異常，一把電扇極速運轉吹出的仍是陣陣熱風，汗水濕透了衣裳，沒關係，到屋頂上散散熱、解解悶，再回屋中補眠；秋颱肆虐，也無傷大雅，就這麼些家具，再嚴重的災害也帶不走什麼；冬夜酷寒，兩人相依取暖，更增添幾許生活情趣，平淡無奇，活命！不過是為了活命！大好將來等著哪！

兩年、三年，家具逐漸齊備，冰箱、冷氣、電視、桌椅，薇華見自己一手打拼出的天空，不，是兩人的天空，逐漸的齊備，不禁也沾染了些欣喜的氣氛。

這日，薇華上街買小菜。



薇華拿著補了三次網袋，裡面裝了瓶瓶罐罐，有麵筋、有鮭魚罐頭、有豆腐、有麵粉。她有點吃力，可說得興致滿滿，因為她懷有身孕了。

但美好的開始，最後往往是不怎麼美好的結束，正因懷孕，一切就不同了。

為了寶寶出生有好的環境，薇華決定換間大一點而屬於自己的套房，開銷也因此大增，各何況兩個人上要撫養老母，下仍要照顧這些未成年的兄弟姊妹，該當怎麼辦？世傑憂心的講述著、她也憂心的聽著，但生活還是要過下去。

世傑除了值班還要到處兼差，夜半仍常不見人影，懷孕的薇華回家後的夜晚獨守著空房，可聽裡的那只鐘在漆黑的靜夜，竟滴答滴答，越走越響，鋪天蓋地而來，如雷貫耳。她由驚新漸轉為恐懼。農曆的正月元宵節，該有過年的熱鬧阿！家家戶戶所有的門大開，燈燭通明，所有的生產工具都平放著，讓它們休息，因為辛苦了一年，只有世傑，過年，仍是疲於奔命，滴滴答答，是現代人一寸光陰一寸金的催逼聲，鞭炮聲已然放盡，她蒼涼大哭，想他、念他、怨他？她為自己感到悲哀。

薇華也沒閒著，即使懷有身孕，天天仍要到急診上班，早上依然晨間會診，薇華已被升為總醫師，但只有更忙，相隔兩餐往往只吃了一餐，累得虛脫，唯有一杯咖啡下肚，頭暈孕吐，幾枚止吐止暈藥錠鎮駐心神，太多的病人等著自己照顧呢！忘年會觥籌交錯數杯黃湯一飲而盡，不為解憂，卻是為了應酬，百般不願意，又能如何卸責，腹中胎兒的健康？心碎的痛，也只能聽天命了。

這日世傑回家，腳上打了厚厚一層石膏，臉色慘白，薇華驚得呆了，連聲歉慰，世傑苦笑：「不礙事…走路跌傷震斷了腳骨罷了！」世傑畢竟是個負責任的男人，隔天一跛一跛，仍是繼續到處兼差工作。整整兩個月，世傑早出晚歸，甚至也沒有回家，夏天捨不得開冷氣，晚上腳腫得痛了，哼哼唉唉一陣，還是得睡，明天的事？明天再說吧！今夜都還沒過，說什麼明天呢？明天是幸福人才可能有的煩惱。濃濃的藥味和著陣陣的汗味，世傑有一搭沒一搭的唉叫聲，好好一個家，充滿了唉聲嘆氣。

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錯！錯！錯！

孩子出生，是個男嬰，一切無恙，薇華高興一陣，更愁的事卻接踵而至，小孩是莫大的開銷，餓了他沒法等待、渴了他禁不起折磨，奶粉、尿布一個月更多出許多開銷，眼看戶頭內的帳不斷縮水，作月子還沒滿半個月，薇華又沉不住氣，重新回到急診與病人奮鬥，回家被世傑斥責一陣，滿腹委屈，眼淚也只能往肚裡吞。

好不容易得了個孫子，滿周歲時，不免仍是讓男嬰抓周，以試他未來志向，雕花的圓盤內放了各色精品：小算盤、毛筆、脂粉、小金棒…應有盡有。老母親抱著孫子，微微的傾身，好讓他抓周。為著桌子的三姑六婆嘰嘰喳喳的指點他去抓什麼，彷彿小男嬰能聽得懂似的。他到迫不及待，一伸手就抓個小金棒在手中，

還抓得緊緊的。

瞬間的靜默。

有人搖搖頭說：「這一代的人呵…」

有人嘆道：「世風日下，連嬰孩也受塵世沾染，可惜！可惜！」

只有薇華是心驚的，難道她和世傑的一切波折，都被這一歲大的應還給聽進去了？

愛的幻滅、夢一般的荒涼、現實、戀愛與婚姻、積極的謀生、消極的活著，又是一個年頭過去。

這日獨自佇立黃昏的陽台上，薇華驟然發現遠處的高樓，邊緣上鑲了一大塊胭脂紅，紅得心驚肉跳！他還以為是窗玻璃上落日的反光。仔細辨認，方知是元宵的月亮！晚煙裡，起起伏伏世她未安的心。一陣恍惚，恍若隔世、恍若來生，又有曠野荒涼之感，樓下不知是誰家的音響，傳出陣陣歌聲——一個女人斷腸般的歌聲。

這種心境，又有誰能了解？

又是個平靜的上午，世傑一如往常替如流水般的病人診斷，一個病人，脖子微凸，搖搖晃晃的走來，肌肉不自主的放電，看就知道血鈣濃度過高，大概是個肺癌轉移所引發的後遺症，再複雜的癌症也逃不出世傑銳利的眼光，世傑熟練的伸出那已經診治過無數病人的手，輕輕重重在病人的脖子壓壓按按，兩分鐘後，世傑證明他是對的。

病人開始對病情總是否認，世傑也明白，要一個看似健康的人接受自己得了絕症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世傑手輕壓著病人脖子兩旁的微凸道：「平常的人這裡是軟軟的，不信你摸摸看我的。」一摸病人不禁哈哈大笑：「拜託一下，你和我的脖子摸起來一樣的結實阿，哪有分別？不要騙笑好不？」一副中年氣盛的樣子。

世傑暗自心驚，伸手在自己的脖子壓了壓，果真也是硬硬一大塊，而且範圍可能還比病人更大，這一驚，非同小可，世傑也才明白這幾日怎麼總覺得身體有些不適，還以為是太過勞累，結果竟是鼻咽癌，存活率低於二十個百分點，依這樣的大小，可能只剩兩個月壽命吧！目前無藥物治療，薇華該怎麼辦？還只有三歲的嬰孩？薇華腹中還一個……。

醫生畢竟比較容易接受現實，世傑開始放射治療，昂貴的藥物，健保沒有開辦，更甬談給付，家庭經濟壓力更重了，每當病情好轉，世傑匆匆就又上了診間，曾有病人也勸世傑停業在家修養，他只淡淡的回答：「退休啊！我就到天堂去了！」終於世傑還是不例外的成為醫學數據中的八十百分點，兩個半月後，撒手人世，短短三十多年的年歲，奉獻給家庭、病人，薇華怎麼撐過那年的歲月，無人知曉，只知道她一年內，她頭髮已然半白，逝去的青春……。

推車的輪框刺耳聲押過長廊，值班又到了尾聲，沉思的薇華被驚醒，打掃的

阿姨清掉了桌面的垃圾，咖啡紙杯、泡剩的茶包一一進了垃圾袋，一夜急診彷彿就隨著阿姨揉皺這些垃圾，打包丟掉而過去，薇華又想起了她的兒子，顧不得勞累，下了班就往母親家去，快一年不見了呢！薇華看著行事曆數著，汗水涔涔而下，明白苦日子不會那樣快的就終結，但為了所愛的人，為了眾多的期盼，她必須堅持下去，不斷的延續下去。

到母親家，叩門，應門的不正是那個讓自己堅持下去的兒子嗎？怎知兒子見了自己，卻嚇得哇哇大哭，轉頭奔入房內，大聲叫著：「阿嬤，陌生人，怕怕、抱抱…」

母親來了，大聲斥喝著孫子，罵他不懂事，孩子哭得更大聲了。

「陌生人？」薇華喃喃念著。她承受不起！世上感情，哪個不是千瘡百孔？她的感情、她的親情呢？大家眼中的女強人，總是有柔弱的一面，其實她也是會受傷的，她沒有比別人好！人生僅這一次，以後也覺不會再有了！

母親家夜宿一晚，天亮前，薇華走到了兒子的房間，俯身親她；這一剎那，兒子睜開了眼，說了句：「媽！對不起……」

頃刻間，薇華淚流滿面，哽咽中只叫得一句：「兒阿！媽對不起你…」不是清堅決絕，而是莫可奈何。

人生最遠的距離，莫過於相逢，卻不能相識，在這殘冬寒夜，如此不是無異形同陌路？何況是流著自己的血的骨肉？

錯就錯在錯愛！

錯就錯在一連串的錯誤！

隔天，一個阿嬤來看診，薇華再也忍不住，這個歷經女人種種悲慘的女醫生，一五一十的傾訴著數年的苦楚，阿嬤似乎也動容了，畢竟都曾為母親，也都曾為年少。

阿嬤最後只安慰到：「至少你照顧了平常人照顧不到的病人！」

「是阿！只是我卻照顧不到平常人日夜關照的人！」薇華內心一片慘然。

她只要一點點親情的愛，老天卻吝嗇著。

有點大義凜然，卻填充著驕傲與悲哀。

## 你好歡迎光臨

醫學四 廖培劭

「這次『肯定』是你做的，因為我是『肯定』不會做出這種事的。」胖哥顯得有些得意，在我聽來卻格外刺耳，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連續說兩個「肯定」也不會把真的變假的，卻總能讓他把自己做過的事推的一乾二淨。

半夜拉著朋友去便利商店連吃十二碗香腸炒飯，「肯定」不是一個正常人會做的事，不過這就是發生了！當然誰也不會相信，尤其是當事人振振有詞地否認時，相信的就只剩下還保有這段記憶的我了。

可是，天啊！……是誰半夜硬拉著我去便利商店，是誰強迫我吞下不知道已經在架上放幾天的香腸炒飯，為什麼現在遭這個罪的人反而是我？

「我還以為早上看到的那些是一大早補貨的。」我愣愣地盯著眼前的炒飯，現在已經凌晨一點多，架上卻還有五六盒……其實在早餐時段看到就該覺得不對勁了，哪有人一大早吃這種東西！雖然我也買過一兩次，不過那種油膩感也讓我難以忘懷。

「當然一大早會補貨啊！」胖哥不耐煩的應著，隨手抄起兩盒炒飯。

「為什麼要補貨？怕有人半夜把炒飯吃完嗎？哪有人半夜……」我皺了皺眉，可是又忽然意識到甚麼，對著往結帳區走去的他喊著「先說好，我不吃。」

「客氣甚麼？我請客，不然讓你乾看著多不好意思。」

「一點都不會不好意思……」事實上，反倒有些反胃。

「是不是朋友？」他一臉嚴肅地把一隻塑膠匙像刀一樣戳向我胸前。

「隨便啦！」我接過炒飯和湯匙，往露天座椅走去。

「在那邊裝客氣……」他步出超商，然後用湯匙戳了戳頗有彈性的肚皮，再一把將塑膠封套扯開，把塑膠藤椅踢到一個合適的角度，雙腿開開像躺進沙發般一下栽了進去，撕開炒飯的塑膠封膜後便一匙匙吃了起來。

我觀察著他沉鬱的表情，小心坐下後把椅子拉近：「發生甚麼事了嗎？」

「吃香腸炒飯犯法了嗎？」他沒好氣地應著，

豪邁的剷起一匙炒飯。

雖然我確信，如果不是發生了重大事件，不可能有人會半夜拉人來吃不確定是防腐劑超標還是過期的香腸炒飯，不過看他表情，大概問了也不會有結果，所以我吞吞口水，開始用香腸炒飯折磨自己。

那時就該想到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在我完成三分之一時，他已經快速扒完一盒飯，然後一聲不吭，在我驚訝的目光下，又往店裡走去，一開始以為是想買點飲料，等他端著兩盒炒飯出來時，才知道大事不妙了。

「我不會再吃了。」我斬釘截鐵的說，然後用最慢的速度挑著米飯。

「你不吃我幫你吃。」這次他倒沒太多堅持。

在我數了大概二十五粒米時，他很快的又清空兩盒炒飯，彷彿沒吃夠炒飯無法成佛似的，他像風一樣又進去超商，端了兩盒出來，我仍舊在一旁挑著米飯慢慢嚼。

「如果有甚麼事，可以聊啊！」我不抱太大希望的隨口提著。

「安靜吃。」他說話的語氣就好像我們正在拯救這座城市，濕潤口中米粒的同時，再看一遍他沉鬱的表情，總有種似曾相識的詭異感覺，而望向便利商店略為反光的玻璃窗，我的疑惑陰鬱的抹上臉龐。

扒完兩盒香腸炒飯後，他急急地又走進超商，這次卻是愁眉苦臉地走出來。

「跟我來！」沒多餘解釋，只對我招招手。

「幹嘛？」我努力要讓他看到我是在皺眉頭。

「來就是了。」他又折返回來，不耐煩地又招著手。

「香腸炒飯還有嗎？」還沒踏進門口，就聽見他說。

「呃……有。」店員彷彿做錯事的小孩。

「架上空了。」胖哥來勢洶洶，我有點後悔跟進來了。

「我待會再補。」店員很快回答。

「或許可以先吃別的……」我在旁勸著，努力對胖哥使眼色。看店員眼神，大概害怕我們突襲收銀機吧！畢竟要在半夜吃五碗香腸炒飯，說要突襲收銀機還合理些。

「現在好嗎？」胖哥客氣又帶點嚴厲。

「不能先吃別的嗎？」店員求助的瞄向我。

「恐怕不行。」胖哥把右手撐向櫃台，把原本不高大的上半身撐高，不害臊的模仿知名黑幫電影中的教父說著「如果你是擔心搶劫的話，我們兩個撂倒你一個也沒問題。」

「喂！」我忍不住提高聲量警告他。

而他轉過頭的那種懶洋洋的眼神，彷彿是想告訴我：「我只是給他一個無法拒絕的條件。」

三人就僵在那裡，直到店員往裡面喊了聲。

一會兒，一名表情猙獰的店員走出來，一瞬間我以為世界末日了，還好櫃台小哥只是要他補貨，那張猙獰的臉大概也只是因為剛睡醒而已。

只見他端著十盒炒飯重重摔在架上，而胖哥倒沒太多不滿，反而滿意的點點頭，又捧著兩盒炒飯出去。接著，他前前後後又端了五碗炒飯出來，才結束了今晚的鬧劇。

當要結束時，他也沒說甚麼，看起來也不像是吃不下而不得不停下的樣子，彷彿是有某個聲音叫他該停止了，於是當我以為他又要去堆炒飯的時候，他只是一臉平靜地站起身來宣布：「好了，這樣可以了。」然而誰也不知道原因。

我一臉驚訝的看著他，因為我懷疑等下會在黑暗中出現一道光，而他卻反倒狐疑的看著我：「怎麼？你還想吃嗎？」

我搖搖頭，把被我玩弄許久的幾粒米給扒乾淨，也學著他莊嚴地站起身。

「那麼走吧！」他平靜地說，我正期待他會往哪座山走去。

「真的沒事嗎？」不過我克服所有的幻想，試著又問了這個問題。

他抬起頭望著天空，深吸一口氣，又繼續往前走。

事情就是這麼荒誕離奇，如果從理智上分析的話，這個晚上幾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可是香腸炒飯又如此真實的佔據我的胃，那種脹痛感，還有殘留在口中的胃酸，記得回到宿舍是吐了。而隔幾天的晚上，當我又看到那名櫃台小哥時，那種羞愧和恐懼的感覺，還有小哥那種驚懼又拼命掩飾的神清，都無法使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幻覺。

要不是我有妄想症，那就是他有健忘症，兩者只能擇其一。而妄想症又比健忘來的讓人恐懼，因為人總有健忘的時候，妄想症在這世間卻是少數中的少數。

誰也不想成為少數。

「Transient global amnesia。」醫生說了這麼一個奇怪的名詞。

「甚麼？」

醫生聽了嘖一聲：「我看你是醫學生才這麼說，沒想到還是不明白啊！」

我仔細琢磨一下那串英文字後，不確定的答道：「是某種類型的失憶吧？」

「暫時性全面失憶症。」醫生嘆了口氣「第三個字是最難的，結果你只翻譯第三個，年輕人就是輸在沒自信……總之，就如字面上的意思，病人會短暫的喪失記憶功能，也就是說，這段時間的記憶是完全空白。」

「果然如此……」我又問「為什麼會這樣？」

「目前沒有一定的說法，有可能是海馬迴暫時性缺血，也有可能是不正常放電，就是一般所說的癲癇，至於海馬迴嘛……」

「是讓敘事性的記憶轉換為長期記憶的地方。」這次我可不想被他小瞧。

「不錯嘛！看來你也不是傻的……」醫生抓了抓頭，把椅子滑到電腦後，漫無目的地敲著鍵盤「所以就是這樣，過一兩天就會好了，所以不用吃藥，而且照目前的研究發展，也沒有甚麼藥可以給他吃。」

「可是很多次了。」我有些困擾的說著。

「一般來說復發率不會這麼高，或許你的同學異於常人吧！」醫生在鼻下拱起手，沉思好一會兒後才又說「不然介紹給我認識吧！說不定有機會可以觀察到發病的瞬間，這樣的案子可不多見。」

我盤算一下，有點猶豫地說：「不過，就算我願意介紹，他也不會同意吧！」

「你是說……他認為自己沒病嗎？」醫生看著我，我點了點頭，有瞬間以為他要宣布我才是有病的那個人，還好他只是挪挪椅子，清幾下喉嚨後開口說「一般碰到這種情況，必須銳利的點破他，也就是在智商上先壓制他。」

「智商壓制？」我疑惑的歪了下頭。

「沒錯，你要讓他心服口服，就必須先搞清楚狀況。」醫生又退了回去，漫無目的地敲著滑鼠「雖然目前對這個疾病的研究非常有限，但是透過案例研究也得出了幾個假說，或許可以套用在你朋友身上。」

「可是記憶都消失了，要怎麼讓他相信呢？」

「首先就是這點，雖然記憶都消失了，但並不是完全消失，目前不管是癲癇假說還是缺血假說，大部分的研究都認為是海馬迴的問題，而你剛剛自己也提到，海馬迴主要處理的敘事性記憶，那就代表不是完全消失。」

醫生說到這裡頓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便接著說下去：「小腦會處理動作記憶，杏仁核

會處理情緒記憶，只要這些構造沒有受傷就能保留記憶。」

醫生滿意的點點頭：「所以雖然他忘記那天發生了甚麼，但是他能記得一些強烈且重複的動作，或者激烈的情緒，只是缺少一個完整的情節把這一切串起來，就好像小孩子可能忘記自己被狗追過，長大卻還是會怕狗。」

「那在他頭腦裡，這些片段的記憶……」我不確定的看著他。

「沒錯，它會重新串接成一段新的記憶。」醫生讚許的點點頭「你只要明白這段記憶，和現實情況做比對，就會發現其中有很多相似處。」

「告訴他這些相似處，就有機會說服他嗎？」我還是很懷疑。

「恐怕很難。」醫生的表情一下子嚴肅起來「研究表明，這種疾病大部分是出現在巨大情緒波動之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他不僅是在生理上失去了這段記憶，在心理上，他可能也強烈拒絕接受它。」

要調查這件事不會很困難，便利商店的監視器、宿舍的監視器又或者是室友的說法，這是一座充滿著注目的城市，已經不再是福爾摩斯時代的蘇格蘭警場，當我們想要真相時，只要去找就可以了。

不過真相總是讓人難以面對的，就算我們有自信真相會站在我們這邊，只要不是百分之百確信，那我們就往往會失去面對真相的勇氣，所以我終究沒有去調閱任何一台監視器，就算警衛阿姨總是笑臉盈盈。

到底為什麼要承受這種罪？我再次問著，而且失去的不是自信和胃酸而已。

在胖哥拉我去吃香腸炒飯的那一晚，小惠傳來意味不明的訊息，本來想要立刻出發前去找她，卻硬生生被胖哥拉走，過了一個禮拜，小惠還是不願意接電話，也不願意回復任何訊息。

一個禮拜後，我站在便利商店對街的公車站牌旁，遠望著那個由玻璃所構成的透明方格，忽然有種不真實的感覺，恍如身在夢境，便利商店瞬間成為城市裡的巨大音樂盒，各色人物在裡面流轉著，產生叮咚以及其他細碎的響聲。

忽然間，這節奏變了調，誰也無法立刻明瞭發生了甚麼，好像發條在某一點忽然啪一聲斷成兩截，每個部件都因為彈力而瘋狂轉著，一時半刻也停不下來。

「嘿！你在這裡做甚麼？」突如其來的一句話喊醒了我。

我看看說這話的胖哥，又轉身看著明亮的玻

璃店面，一時之間仍舊不明白。

「嘿！我說你傻愣在這裡做甚麼？」胖哥又問了一次。

這時，我才終於把腦袋重新串接起來。

胖哥手裡端著一壘香腸炒飯，店員在對街氣急敗壞的吼著，可是汽車像在戲弄他似的一台台呼嘯而過，阻擋住了他的去路，而胖哥把連帽衫的帽子戴起來，氣喘吁吁卻又笑臉盈盈地看著我，活像村上春樹的小說。

我忽然覺得頭痛欲裂，不是因為這個恍若夢境般的超現實情節，而是我在思考著，如果隔天早上向他提到這件事，他會如何反應？首先應該是否認吧！再來，我要怎麼證明自己是對的？

監視器有可能沒拍到他的臉，店員很可能沒注意到他的臉，他現在又戴著帽子逃離現場，他時常來這家超商，所以有指紋也無法證明甚麼，甚至……甚至……我也無法證明搶案曾經發生，因為新聞不會寫到這個小地區的小事件。

向那名店員小哥確認吧！……但那也是我一直不願意做的事。

是害怕面對真相嗎？我不確定。我只感覺到劇烈的頭暈目眩，這個世界漸漸成為我所無法理解的樣貌，任何感官都不再值得信賴，只能跪下來，祈求能得到上天、世人或者是其他甚麼的一點寬恕。

我或許是真的跪到地上了，能確定的是我終究沒止住暈眩，我不確定胃酸是不是又任性了，也不確定最後怎麼回到了宿舍，只記得自己搖搖晃晃地滾進電梯間，然後迷迷糊糊地摸上床……

診間蒼白的讓人顫抖，像被關在一隻牢籠。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他指控你搶劫便利商店？」醫生又確認了一次。

「沒錯。」我點點頭。

「可是如果真是你做的，那你也不會在這裡。」醫生試圖推理。

「我有連帽衫，記得嗎？」我無奈的聳肩。

「而且只搶了香腸炒飯，店員小哥可能也不會報案。」醫生一臉認真的說著，很難猜測他內心深處是否在偷偷笑著，更可能是在狂笑「現實中真有可能發生這種事嗎？……如果真的是你，你覺得甚麼原因會讓你去偷香腸炒飯？」

「大概是肚子餓吧？」他聽起來就像要認真討論的樣子，所以我用一個荒謬的論點試圖轉移他的注意力。

「是個很合理的答案。」醫生笑了笑，總算讓我有點放心，他把椅子滑到電腦後，雙手拱在鼻下，一邊思考一邊說著「不管你們對警察多麼

沒信心，我相信只要你做了，警察應該已經找上你了，而且，店員小哥實在沒理由不報案。」

「所以就是沒做的意思。」我很高興他能這麼理解。

「既然沒做，為什麼你的同學會有這麼深刻的記憶呢？」醫生抬了抬眉毛，我一點也不了解他在暗示甚麼，只能聽他繼續說下去「這個超現實、低合理性到接近夢境的記憶到底從何而來？」

「我不太懂……」我忽然又不確定他是不是站在我這邊了。

「我說，如果他因為某種原因，必須把這段如夢境般的記憶當作真實呢？」醫生微眯著眼看著我，彷彿他剛在我的臉上吐了一個煙圈「我說如果……如果，他原本的記憶是空白的呢？」

「甚麼？」我越來越搞不清楚了。

「因為原本的記憶消失了，所以被迫用一段假記憶湊合，最後，假記憶反客為主，成為真實的記憶……」醫師的手停在半空，像禪師在透漏天機。

「Transient global amnesia。」醫生說了這麼一個奇怪的名詞。

「甚麼？」我只能這麼回道。

醫生聽了嘖一聲。

我討厭便利商店的香腸炒飯。討厭過份的顆粒分明，也討厭胡椒的嗆鼻，更討厭金黃澄澈隱含的過份油膩，還有塑膠湯匙刮在塑膠飯盒的悶沉混濁音，扣掉隔餐食用的風險不說，每一口已經是對色香味再加上聽覺的四種折磨。

我討厭公車。討厭它為了避免誤點而在窄路釋放自己的猖狂，討厭因為車身過長引起的劇烈擺盪，搖擺在交通規則的文字邊緣，總讓車上的人頭暈目眩，總在輪邊的世界引起巨大的波瀾，在市區穿梭像在逃難，弄得乘客腦漿瘋狂的轉。

炒飯的油膩、刮匙的聲音、腦漿的旋轉……每樣都令我厭煩，伸長雙手怎樣揮也揮不開，就像被壓進了深不見頂的水底牢籠。

那一天，小惠回了那個意義不明的訊息後，我便下了樓。

「我知道你想來找我，」小惠已經等在宿舍門口「所以我自己來了。」

「到底是甚麼意思？」我問。

「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了，」小惠眼眶含著淚「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沉默好一會兒，思考這句話的意義：「受不了甚麼？」我們從沒吵過架，舉手投足總是那麼合拍，每天晚上總能在甜美回憶中睡去……

「只有我一個人承載那些回憶，」她說「你

只記得最美好的。」

「到底怎麼了啊？」我覺得事情荒謬到讓我想哭了。

接下來的事情我根本無法理出一個頭緒，只記得她和我一起搭車到她的公寓，然後我自己坐公車把我的東西拿回來，然後像失了神似的又坐車去到她公寓前的站牌，來來回回坐了好幾次。

坐在車上，看著窗外的熟悉景色，看著鏡中的自己，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又不熟悉，我所認知的世界不被小惠承認，其他人呢？會不會明天健忘的胖哥終究把我也給忘了。隨著車體的飄搖漸漸升起的暈眩感，我拿出手機，開始一條條地刪除著訊息，把可以聯想到小惠離去的線索一個個抹去，最後留下一句意義不明的語句，作為前任情人留給我的一道謎題。

後來，末班車開走了，我發了瘋似的在公車站牌旁兜圈子，搭配自己以為是滑翔機的鬼叫，對街的店員不時看向這邊，雖然覺得丟臉，但仍舊繼續轉著、繼續喊著，我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只希望明天能在正常點的世界醒來。

最後我在站牌旁吐了，望向天空深吸一口氣，沒有任何理由，彷彿某個聲音告訴我該停了，我走向宿舍門口，不需要解釋，不需要邏輯，我就只是搭上電梯回到房間沉沉睡去，等待第二天的黎明。

「於是，你把搭公車的那種暈眩感和香腸炒飯難受的油煙味混淆，那種荒謬、不確定的感覺，讓你相信自己腦中的故事是真的，胃部的痙攣被誤作為飽足感，透過情緒和動作記憶的聯合，產生一個假的敘事記憶。」

我在公車站牌旁等著小惠，新買的音樂盒在路燈下顯得耀眼奪目。

然後她來了，帶著和我預期完全相反的表情。然後就像電影到緊繃階段忽然完全靜音一樣，我一點也想起她說了甚麼，只能回憶起她扭曲的表情，晶瑩如音樂盒小人的淚滴，上了發條般劇烈擺動的肢體，以及周圍如走馬燈般的背景。

我的夢碎了，音樂盒落到地上，發條迅速回抽產生怪異聲響。

店員小哥在對街看著我們，可是因為無法放著超商不管，所以只能乾看著。

我忽然覺得頭痛欲裂，不是因為這個恍若夢境般的超現實情節，而是在思考著……我要怎麼證明自己是對的？要怎麼推翻小惠口中的那些荒謬情節？

胖哥不會承認那晚我其實正和他吃著香腸

炒飯，那我該怎麼辦？

向那名店員小哥確認吧！……但那也是我一直不願意做的事。

是害怕面對真相嗎？我不確定。我只感覺到劇烈的頭暈目眩，這個世界漸漸成為我所無法理解的樣貌，任何感官都不再值得信賴，只能跪下來，祈求能得到上天、世人或者是其他甚麼的一點寬恕。

胖哥該不會是共犯，和小惠一起編造一個分手的理由？胖哥的那個怪病，讓他有了動機，他想證明我的記憶才是不精確的……胖哥、共犯……犯人……

小惠扶著我，我迷迷糊糊被推進電梯間，然後迷迷糊糊中被推上床。我不記得胃酸是否又任性了，只記得朦朧中我又醒來拿出了手機，開始一條條地刪除著訊息……

「又來了。」我扶住暈倒的高個兒，把他小心放上公車站牌旁的長椅，望著道路遠端漸亮的天際線，等到下次把他搖醒，他又會失去所有記憶，一切像音樂盒般重複著相同的舞步和旋律。

到底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沒有一個好理由支持我的執著，真相是甚麼，我也開始不懂了。望著對街的櫃台小哥，他大概也要下班了，從半夜就一直狐疑的望著這。這是我所能編造出最完美的說辭，真相究竟是甚麼，只有那個人能夠解釋，但我終究沒有走上前去，也沒有去調閱任何一台監視器，就算宿舍的警衛阿姨總是笑臉盈盈。

在不算寒冷的清晨，我拉了拉連帽衫，準備將他再次搖醒。

(全文完)

